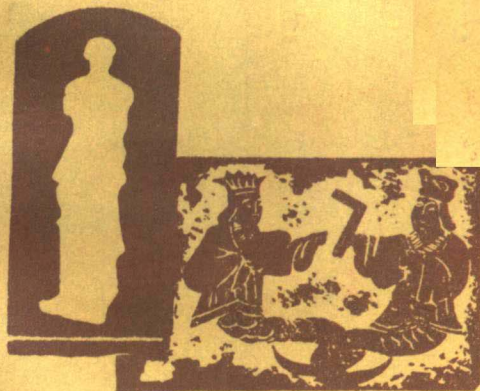


蘇洲雷文集



第一卷

苏春生 房鑫亮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蘇淵雷文集

九三寔
顧廷龍題



第一卷

苏春生

房鑫亮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屠玮涓 顾兆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苏渊雷文集(1—4卷)

主编 苏春生 房鑫亮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9.75 插页 16 字数 1633,000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208-02666-1/Z·124

定价 120.00 元



苏渊雷先生一九三八年摄于武汉（三十岁）

日

孫中山先生週年紀念祭文

共餘十五季。三月十二日。為民國故大總統。吾黨革

命首領。孫公中山之忌日。自公之逝。倏爾彌載。瞻功

望。愈曰。利忘。泣血。數用。是以冀其鮮曰。

滿清亂紀。洋威逞。淪我中。難幸。三百。夫。喪。烈。

志士。結。武。起。我。周。浦。雲。江。湯。海。戰。明。五。百。

公。僅。有。錦。鑒。此。端。端。為。字。哀。哉。

卓而不群

一九二五年就读浙江省第十师范时作文手迹。“卓而不群”四字为当时老师手批



苏渊雷先生与夫人傅韵碧一九八一年摄于普陀



苏渊雷先生与母亲苏徐氏一九七一年摄于故乡

编辑说明

苏渊雷先生(1908—1995)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六十余年,于文、史、哲、佛学等均有湛深造诣,著述丰硕。本《文集》辑了作者主要论著和诗词,共分四卷。编辑原则为:按著作、论文与随笔、序跋与诗词分卷,著作、诗词以时间先后为序,论文等则按内容分类,每类再依时序排列,日期不明者列该类之末。作者曾厘定历年文稿,辑为《钵水斋选集》、《中国思想文化论稿》、《钵水斋文史丛稿》、《钵水斋外集》等选集,为统一体例,现均重新编排。原书中目录与正文标题不符,系时、印刷等错误径改。凡旧译外国人名、书名等与今通行译名有较大差异者,尽量在首次出现时加注今译名,而音同字异者则径改今译,以便读者。凡收入本《文集》的原单行著作之序跋不再重复收录。

《文集》的第一、二、三卷及第四卷序跋部分由房鑫亮选编,第四卷诗词部分由刘永翔选编。

在编辑过程中,虽经仔细查阅所能见到的作者手稿,尽量择取较完整的未刊稿,并据以改正了已刊文字

的洼误,但限于人力和时间,难免遗珠和错误,敬希读者指正。

作者亲属苏月笑女士和沃兴华、田国忠、陈君静、陈春雷等同志协助做了大量工作,谨此致谢。

编 者

序

古语有之曰：“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盖有见于造物者于含生之嗇也。人，含生之最灵者也，而彼苍者亦不稍假借：才赡者每贫其学，学富者辄窘其才。即以才而论，文非一体，备善为难；以学而言，业有专攻，通儒罕觐。顾事亦有不尽然者，历观今古，才而兼、学而通者亦偶然而有，此则间气所钟、山川所降，彼造物者亦不得不略开其网，然是盖人世亘数百年而不一遇者也。

吾友钵翁苏仲翔先生，以拔俗之姿，挟超人之慧。其治学也，则文史哲兼通；其为艺也，则诗书画并擅。且俱探其奥，必取其精，主会通而戒偏至，致广大而尽精微。词客画师，夙因可究；儒林文苑，青史皆宜。当世名儒才士，吾必以钵翁为巨擘焉。钵翁者，其造物者偶开其网、人世亘数百年而不一遇者乎？然间气之所钟、山川之所降，造物者虽不能禁，而亦有以逞其忌心焉。故先生禀悲悯之性，生多难之邦。少时奔走革命，陷狱七年；中岁身丁倭难，设肆渝州；晚年直道受诬，远谪粟末。迨及耄龄，欣逢更化，方以其学、其才、其艺鸣国家之盛，人皆以期颐之寿期之，而不意竟以八八之龄遽捐馆舍，而篋中尚

余未完之稿、未毕之书焉。呜呼痛哉！呜呼惜哉！然则才而兼、学而通者，天虽偶许之降世，而必穷其遇、厄其运，而不许尽其才焉。由是观之，古人齿角、翼足之喻实莫能外，彼造物者固未尝略开其网也。呜呼痛哉！呜呼惜哉！

先生既逝，其哲嗣智生、春生，女晓曼、月笑，哀其遗稿，得四卷，计二百余万字。其中著作二卷、论文随笔一卷、诗词一卷。嗟乎！秦坑未燕，鲁壁犹存，此非特神物护持，实亦贤子孙宝惜手泽之力也。今将交出版社印行问世，以先生侪辈中惟余尚视息人间，且相知甚深，不弃不文，踵门问序。余既悲老友之夭于天年，复喜其遗著终得长留天地，爰力疾敬为之序。

丙子六月安吴胡道静叙于海上

第 一 卷

自传·著作(一)

目 录

自传·····	3
易学会通 ·····	35
宇宙疑谜发展史·····	115
宋平子评传·····	181
中华民族文化论纲·····	281
玄奘·····	351
天人四论·····	447
名理新论·····	521

自 传

1908年10月23日，我出生于宋季爱国诗人林霁山和近代启蒙思想家宋平子的故乡——浙江省平阳县（今属苍南县）江南区一个名叫玉龙口的村庄。始名中常，字仲翔。1933年出狱后，易名渊雷。别署钵翁，又号遯园。曾用过逝波、易筑、苏翻、苏子等笔名。

玉龙口风景秀丽，河流交叉，我的祖辈在那里过着半耕半读的小康生活。祖父宗轼，是县学生员。外祖父徐笛秋，和祖父同年进学，是我启蒙人。父亲寿芝，兄弟六人，他当大。母亲徐氏，年二十来归先君，五年后，先君见背。孤儿寡妇，时见欺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投下了阴影。在《玄黄集叙》中，我曾有过形象化的描述：

余生四岁而孤，兄弟二人惟孀母是依。灯影机声下每睹慈容衰戚，辄悲不自胜。伤感之质，盖植根于此。母故不知书。然少慧，聆塾中人诵诗，即琅琅上口。一夕，风雨甚，拂晓窗外鸟声啾啾，母吟唐人‘春眠不觉晓’绝句，伯兄暨余随声唱和，殊以为乐。

家有小园，先曾祖父梧生公手植杨柳数株，皆成围。夏日，绿阴如幄，余尝游憩其下。高柳鸣蝉，声声摇曳，斜阳一抹，脉脉微波，乃感大自然之同情为无限也。

儿时，每见地主催租逼债，闯入佃户家翻箱倒笼，仗势欺人，总不胜愤懑，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每寄同情；推而至于闻书掉泪，替古人担忧而不能自己。这些不仅逐渐形成了我日后愤世嫉

俗和悯物煦悲的性格，而且也是我所以投身救亡运动和倾向民主革命的契机。

赴学求友

我五岁发蒙，就学于私塾。后侍奉外祖父数年，受其古典诗歌方面的熏陶。十二岁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乡高等小学。十三岁入南雁宕会文书院，从张汉杰师进修古典文学，始读《左传》、《战国策》、唐宋八大家文及古近体诗，并学韵语。

1922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旧制本科在温州）。获交蔡雄等学友，共同研讨新旧文字。蔡雄字思牟，为学朴实，喜探名理。尝与我论诗，谓谢朓“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二句，壮则壮矣，终不若陶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之为一片神行，不费气力。他为文渊茂道劲，上师魏晋。尝谓西汉古朴，难得其神，齐梁绮靡，不足取法；惟魏晋间文，情词并茂，斯为上乘。谈言微中，亦艺苑之珠林也。

“五四”运动后，新文艺兴起，蔡雄与我酷好之。结合同学朱维之、金贯真（烈士）等，先后组织“宏文社”、“血波社”，因文会友，以抒情怀。不二年，整理国故之说方盛，蔡雄与我自觉学植肤浅，守此非安心立命之道，转而钻研古籍，藉证新知。于是读《史记》、《汉书》、《文选》、周秦诸子，于义理深微处，往往摭拾众说，参以己见，思成一家言。我俩所作诗文合刻为《中谷集》，张宗祥（冷僧）丈为题“兰言”二字。我造《唯美论》，泛论文艺。蔡雄有《人道篇》，洋洋数千言，关怀家国，笔下伤心。

1924年冬，奉直战罢，孙中山北上，倡开国民会议，我俩开始关注国事，投身社会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全国大震，革命风潮激荡，駉駉跨入新时代。此时稍稍明了国势国情，社会主义思潮渐入脑际。孙中山逝世，全国征求新党员时，我参加了改

组后的国民党。并担任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从事温州各界救国会工作。得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新社会观》等秘籍，爱不释手。乃随举其义，以与现实相印证；并在校刊发表了《十月革命放歌》长诗。始读《楚辞》，作《骚怨》四首（诗集编年始此）。其间，我俩每借故外出，从事宣传演讲，校内外以“狂生”目之。

1926年3月18日，北平执政府前惨杀学生案起。耗至，我方据案，笔为之辍。与蔡雄奔走呼号，益无暇日。四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夏间，衔学生联合会命，自温赴粤，代表浙江出席全国第八届学代会，临行，蔡雄握手告别：“别矣珍重！行见子之归，示我以新曙光也！”会成，参加张太雷主持的党团活动；访黄花岗，谒七十二烈士墓。归，作《粤游新记》，盛扬彼中新政。是年秋，转为中共党员，参加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活动。入冬，军阀孙传芳所属闽军窜温，人心惶惶。学校提前放假，蔡雄与我独留，思有所展。合编《一年来温州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展望》小册子。

我在学校就读时，课外即已嗜读《庄子》、《楚辞》、《史》、《汉》、《文选》、《世说新语》、《维摩诘经》等，养成了广泛阅读文史的兴趣。毕业时，毅然立下研索文史哲学的志愿，告别了学生时代，带着理想和志愿，迈向新的征途。

七年炼狱

1927年春，国民革命北伐军底定东南，百政待新。我等益奋勉，举凡教育、民运诸端，无不躬与其役。自恃年盛，不惮艰苦，日以不合污自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大好形势急转直下。4月15日晨，永嘉县党部突被包围。驻温省防军翁某声称：奉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密令，指名将我和戴树棠、陈仲雷三人逮捕入狱。

蔡雄独留温，力谋营救，濒险者再。5月3日，我等三人由温州起解，循海路经宁波转押杭州陆军监狱。接读蔡雄来信，给我以力量。他引黄仲则诗“马因识路真疲路，蝉到吞声尚有声”二句，要我细思之！狱中坚持斗争。我们绝食，传递书信，创办秘密刊物，彼此鼓舞斗志。又上书蔡元培，为全国被捕青年请命。后经所谓“特种刑事法庭”审讯，我被判刑十九年。狱中尝集黄仲则诗寄怀蔡雄，有云：“可奈离心争一寸，山阳空听笛声愁，天涯几辈同漂泊，岂有生才似此休！”哪知我们抵抗没几天，蔡雄即以惨死闻。山阳听笛，竟成诗谶，年仅二十，痛不可言。

蔡雄参加革命后，于学益进。遇有宣传文字，率由我俩属草。口授笔赴，伸纸疾书，情词涌发，警句自成。稿定，亦不知何者出蔡口，何者属余手，斯亦一时乐事，曾几何时，却成伤心史料矣。蔡雄是我生平第一知己。他的壮烈牺牲，使我的心灵深受打击。狱中写下一首《伤感之秋》，以“逝波”笔名，密寄上海《幻洲》半月刊（潘汉年主编）发表。长歌当哭，重燃起青春奋战的火焰。

从冰天雪地的北国里，涌出了
一轮红日，它放射出万丈光芒，
把占据着大地的黑暗一齐驱散，
胜利之神将给它历史上无比荣光！

从荒寒寥阔的北冰洋里，流出了
一道红色的血波，它翻腾滚伏
流过东海，把深蓝的海水染个通红。
哦，那不是红色的水啊，那是自由的血轮！

啊，古城里酣梦的人们被血波推醒了，
朦胧的睡眼被红光射透了！
起来啊，我们要逐争自由的波浪！